

江苏民间戏剧丛书

拔兰芡

江苏民间戏剧丛书

拔 兰 花

江苏省锡剧团 整理
无锡市锡剧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錫 劇
拔 兰 花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许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三 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 1/36 印張 1 1/9 字數 19,000

一九六二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十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出版者的话

“拔兰花”是錫剧的传统剧目。内容叙述一对恋人私訂終身，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縛，未能如愿，男方憤而出走，女方被逼另嫁。三年后，男方归来，二人重新见面，经过一番波折，終于解除誤会。故事委婉动人，在民間具有一定影响。

近年来，江苏省錫剧团和无錫市錫剧团分別整理了这个剧目。原本虽同出一源，但艺术处理却各具特色，并塑造了不同性格的艺术形象。无錫市錫剧团的本子情节比較单纯，抒情味道較浓。双方见面后，他們很快地就解除了誤会，彼此諒解了，相互訴说衷情。最后，因无法冲破封建势力的桎梏，两人只得悔恨而別。結尾作了悲剧性的处理。江苏省錫剧团的本子戏剧性較强。在矛盾发展中，人物感情上的起伏較大。双方见面后，沒有很快地解除誤会，而是互相責怪，大加埋怨，并从中深刻細致地表现了两人熾烈的爱情。一旦誤会解除，他們便不顾天塌地陷，粉身碎骨，决定一起出走。結局是充滿斗争和希望的。显然与无錫市錫剧团的本子风格迥异。

看来在整理戏剧遗产中，由于整理者的理解不同，而作相异的艺术处理，是完全可以的，也是正常的现象。这样，既可以相互学习，相互丰富，满足群众多方面的艺术享受；又能够在不断比较和琢磨中出现更为完善的本子。我们同时出版这两个整理本，原意即在于此。

目 录

拔兰花 (江苏省錫剧团演出本)

..... 江苏省錫剧团根据传统戏整理 (1)
叶至誠 俞介君 姚 澄执笔

拔兰花 (无錫市錫剧团演出本)

..... 王嘉大 吳祥兆口述
匡鑑良 沈化南 倪 松 钱惠荣整理 (19)
钱惠荣 倪 松执笔

拔 兰 花

江苏省錫剧团根据传统戏整理

叶至誠 俞介君 姚 澄执笔

人 物 王凤霞

蔡根发

〔王凤霞拿簪针线筐上。〕

王凤霞 (唱) 飯后灶前收拾罢，
抽空又来綉花鞋，
公婆丈夫都出外，
我带做針线带看家。(开窗，光线太暗，吊起窗
門，西风扑面)

呀！

西风吹乱青絲发，
带歪一朵素兰花。
拔下兰花重新插，
看见兰花想起他。
三年前，在娘家，
相识后生蔡根发，

郎有心来姐有意，
交换表记订婚约：
我赠他一条湖色香罗带，
他送我雪白一朵素兰花。
记得那天交半夜，
两人作别柳树下，
他说道：“回家禀告爹和妈，
立即央媒到你家。”
我说道：“愿郎君口如心来心如口，
凤霞我决不辜负蔡根发。”
自从那天分别后，
我朝朝候他媒人到我家。
又谁知传来一句刺心话，
他已把别家大姐娶回家。
气得我三餐茶饭无心吃，
哭得我绣花枕上只见眼泪不见花。
前思后想死了吧，
偏偏来了二舅妈。
二舅妈口中吐莲花，
要我许配谢家宅。
说什么谢家宅里谢老大，
方圆十里第一家。

爹媽貪圖謝家財，
馬上把我年庚寫，
又是軟勸又硬壓，
逼我嫁到謝家宅。
嫁到此地三年外，
我頭上原戴素蘭花。
為了這朵素蘭花，
嘗盡酸甜與苦辣。
幾次要想丟了吧，
幾次又往頭上插。
靠窗低頭綉花鞋——

〔蔡根發上。〕

蔡根發（唱）出門三年轉回家。

聽說相好王鳳霞，
已經嫁到謝家宅。
我好象万丈高樓跌失腳，
三年心思白白化！
氣得我怒火滿胸肺要炸，
上下牙齒直打架。
一路打聽謝家宅，
去尋無情王鳳霞。
還她一條香羅帶，

讨还一朵素兰花。
西风起，扬灰沙，
家家关门又下闩，
谢家宅，村庄大，
不知凤霞在哪家？
这一家吊起闩门开窗格，
有位嫂嫂坐窗下，
面朝里，背朝外，
头上戴朵素兰花。
后影好象王凤霞，
兰花象我亲手买。
待我上前叫应她，
又怕错叫别人受责骂。

嗯，有了！

拾颗石子打窗格——

〔蔡根发拾石打窗。王凤霞闻声回头，旋又低头绣花。〕

蔡根发（接唱）

果然不错是凤霞。
奇怪奇怪真奇怪，
她头上还戴素兰花；
头上还戴素兰花，
不知她是有心戴来无心戴？

先拿火气压一压，

凤霞头上拔兰花。(隔窗拔王凤霞头上戴的兰花)

王凤霞 (唱) 好象头上带一带，

少了一朵素兰花。

莫非今朝西风大，

吹落头上素兰花？(在地上寻找，不见，欲向窗外寻找，又止)

哎呀！

只有顺风吹向里，

哪有逆风吹出外。(返身，在屋内四周寻找)

咦！

团团一转寻不着，

莫不是回墙风卷走素兰花？(看窗外，见蔡根发)

呀！

场角立一后生家，

手上拿朵素兰花，

腰里结一条湖色香罗带，

后影好象蔡根发。

待我开口叫应他，

又怕错叫别人是非惹。

嘿，有了！(对蔡根发)哼！

何来光棍小无赖，

敢在我头上拔兰花！

蔡根发 唉！（唱）

开口就是高声罵，

难道兰花是无心戴？

难道她未曾看清我是蔡根发？（有意回头让王凤霞再看看他）

王凤霞 啊！（唱）

是他是他真是他。

这真是酸甜苦辣一道来，

霎时心里乱如麻。

待我出門去见他……

啊呀！

夫家不比在娘家。

堂前公婆家规严，

丈夫更是疑心大。

怕只怕东邻西舍舌头快，

就好比旺火头上把油加。

算了吧，算了吧，

今朝是男已讨来女已嫁，

就是有一肚皮苦水滿腹话，

今朝还去说点啥？

蔡根发 只当她就要出門来叫应我了，想不到面孔一别

又拿背心朝了我。

王凤霞 (唱) 冤家为啥負前約，
三年来心里始終是疙瘩。
难得他今朝上門来，
我定要寻根究底問問他。(欲開門，又止)

哎呀……

見面如何称呼他？

开口我又說点啥？

嗯，有了，

只当他是过路客，

我只說失落兰花討兰花。(出門，对蔡根发)

叔叔！

蔡根发 叔叔？唉！(唱)

三年前她开口閉口叫根发，

今朝她竟拿我当过路客。

我好像寒冬腊月落在冰窟里，

从头一直冷到脚。

王凤霞 叔叔！

蔡根发 ……

王凤霞 叔叔！

蔡根发 (唱) 叔叔叔叔叫不罢，

好象尖刀心头扎。

你叫我叔叔为点啥？

王凤霞 (唱) 回墙风卷走我的素兰花，
你拾着兰花还给我，
我奉杯清茶来作谢。

蔡根发 (唱) 刚才你开口叫叔叔，
现在又开口讨兰花。
看来你嫁到谢家宅，
眼界已经高三尺，
身上要穿綾罗衫，
头上要戴金压发。
轻微之物和你不相称，
我特来讨还素兰花。

王凤霞 啊！？

蔡根发 (唱) 雪白一朵素兰花，
今朝变得灰塌塌。
这种兰花要来啥，
攥在地上踏几脚。(摔兰花于地，举足又不忍踏，
跺足)

王凤霞 你！——

蔡根发 (唱) 腰里解下香罗带，
恨不得三把二把扯了它！
拿去吧，拿去吧，

勿希奇一条香罗带。(摔香罗带于地)

[王凤霞气极，跺足进门，关门，伏几而泣。

蔡根发 (跺足欲走，返身拾兰花，见香罗带仍在地上，楞住) 呀！

(唱) 她为啥不拾香罗带！

又听得隐隐哭声传窗外。

莫非她兰花还是有心戴？

莫非她藕断丝连难割舍？(欲敲门，又止)

我坐在兴隆石上等等她，(坐石上)。

看她有没有良心再来望根发，

王凤霞 (唱) 无情无义的活冤家。

我咬牙切齿恨冤家，

冤家不来想冤家，

冤家一来真的变冤家。

变冤家，变冤家，

我阵阵心痛乱如麻；

又不知冤家可曾转回家？(出门)

呀，

只见冤家坐在兴隆石，

莫非他藕断丝连难割舍？(见兰花，忙拾起)

啊！

一朵兰花未曾坏

原来他是假意搭一脚。

嗯！

今朝他特地上門來，

總有几句知心話。

也罷！

拚得給我丈夫活打煞，

三年疙瘩要解開它。（拾起羅帶）

根發！

蔡根發 現在你倒來叫我根發了！

王鳳霞 唉，根發！（唱）

今朝我頭上不是舊時天，

腳下不是娘家宅。

雖然同樣是這張嘴，

今朝要說兩樣話；

雖然同樣是這顆心——

蔡根發 （唱）今朝已經變了卦

王鳳霞 （唱）說什麼今朝已經變了卦，
怪只怪你为啥另討別人家！

蔡根發 啥？（唱）

你不要倒過頭來一釘耙，

我對你一片真心無虛假。

自從和你訂婚約，

我回家稟告爹和媽，

说道东村王大姐，
人人称赞个个夸，
日里能织三尺布，
夜里还摇半斤纱，
种田生活样样会，
巧手绣得百样花。
我要讨就讨王大姐，
快请媒人到王家。

王凤霞 看来是要怪媒人瞎了眼睛，走错了村口，摸错了
大门啦。

蔡根发 唉！（唱）

我爹妈说道婚姻自有命注定，
请来算命王瞎瞎
拿你年庚八字排，
说你命犯八败要败夫家。
我爹妈一听魂急落，
逼我另聘别人家，
还叫娘舅把我来看守，
好象犯人后面跟解差。

王凤霞 看守也罢，逼也罢，拜堂总是你自己拜的

蔡根发 （唱）我是拉拉扯扯堂来拜，
进洞房就在踏板头上坐半夜